

“最美野长城”剧情为何反转无常

本报资深评论员
刘雪松



这段“最美野长城”，不是技术的水太深，而是调查的水太深。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最美野长城”，从几天前的质疑，到专家出面打脸，再到媒体的真相调查再打脸，剧情已经反转过多次，似乎每一次，都不是以定论的形式出现的。而昨天，新京报记者通过多方证实，锥子山这段野长城，在2013年至2014年修缮时，施工方确实使用了水泥。这就意味着，整个施工属于违规操作。而在此之前，辽宁绥中县锥子山长城“被抹平”事件调查组成员付清远曾经表示，锥子山长城在维修工程技术上，没有问题。

作为有着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等头衔，并且作为此次国家文物局调查组6人小组成员之一的专家，在这段“最美野长城”的修缮受到广泛质疑的关键时刻，一句话可以定风波，也可以搅浑一池水。然而这一次，牵涉到的不只是700年历史的珍贵文物保护问题，还牵涉到国家1000多万元的补贴资金，是否存在违规操作的问题，不论从哪个层面来说，深入调查、准确发布，都是应有之责。但是这么严肃的事，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不论是专家，还是包括辽宁省文物局的官员，对于公众的质疑，并

没有表现出与身份角色所般配的姿态。一个面对记者的调查，从前一天的“没问题”，到后一天的“涉嫌违法”，左一个耳光右一个巴掌，把自己的脸蛋打得生响。另一个，干脆撂挑子说，“我不是技术人员，也不是岗位工人，跟我没有关系，你问我的东西我都说不来”。

不严肃的调查，关系到调查机构的公信力。事实证明，公信力缺失得越多，真相丢失的就越多，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就越大。

事实上，早一天“反转”的剧情，着重表述了上报各级文物局的方案，但并没有表述关键的一个环节——锥子山长城大毛山段，至今并未上报国家文物局验收。这就意味着，这一段野长城，至今未完成验收。同时，这个剧情中，着重表述了铺设的是符合国家文物修缮标准的“三七灰土”材料，并没有承认使用了可以起到一票否决效果的水泥成分。这是调查深入的不够，还是有意无意的忽略，还是一个有待对调查组进行调查之后，才能给出的答案。

另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是，最美野长城被“抹平”的爆料出现之后，即便对于文

物保护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在短短几天旁观这场舆论风波的过程中，对于长城的修缮，实际上也已经完成了“扫盲”与“启蒙”的过程，但是针对媒体的追问，辽宁省文物局负责人的回复则让世人大跌眼镜。这位负责人以不是技术人员、不是岗位工人、跟我没有关系为由，一问三不知。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一名省文物局的负责人，你知识的贫乏，与你职务的岗位配不配？这段“最美野长城”跟你的职务有没有关系？

好在，针对媒体和社会关注的保护维修施工问题，国家文物局在调查展开之前曾经表示，如该工程存在施工管理、工程质量等问题，一经查实，将依法对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决不护短，决不姑息纵容；如涉及违法违规问题，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查处。看来，调查还远不是下定论的时候，但是有一点可以下定论——这段“最美野长城”，不是技术的水太深，而是调查的水太深。民众期待所有的问题，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能够真正做到大起底，一锅端。

女院长陈玲辞职，追问反思不能停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陈玲虽辞去院长职务，但她如果还是把学校当自己的产业，不尊重教育行业本身的特点，那么无论换谁当院长，也不过是她的“傀儡”。

昨日，一则消息颇引起关注：因“开除患癌女教师”而广受争议的兰州交大博文学院院长辞去院长职务，聘任陈彪为院长。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对陈玲的一种处分，然而并不是。实际上，这是为了贯彻甘肃省教育厅相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属民办院校董事长和院长必须分设、学校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的要求。虽说这些措施与“开除患癌女教师”事件有关，却不是对陈玲的直接处分。作为实际出资人，陈玲仍是博文学院的董事长。

但这事情不能就此划上句号。在这起风波中，无论是陈玲所扮演的角色，她个人的任职资格，以及民办院校的治理结构、监管方式，都有太多值得追问与反思的地方。

就开除刘伶俐这件事情来说，虽然学院已执行法院判决，与家属和解并作出赔偿，学院人事处处长也被停职，但作为学院院长，陈玲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换言之，博

文学院在此事件中已违反劳动法等法规，难道仅道歉、赔偿就够了吗？如果是公办学校发生这类违法行为，作为主要负责人的院长、校长，恐怕难以免责。难道因为博文学院是民办院校，而陈玲又是学校出资人，就拿她没有办法？这样的话，又该如何规范民办院校依法办学？

陈玲身上的各种称号与光环也备受质疑。例如，博文学院官网介绍陈玲是北京师范大学博士以及北京大学研究院、访问学者，但北师大和北大均作出回应予以否认。北大为何否认陈玲曾为该访问学者？这其中是否有什么猫腻，值得进一步追查。问题可能出在陈玲，也可能出在这些高校，但无论如何不能变成一笔糊涂账。如果其中涉及违法违规行，更不能轻易放过。

“开除患癌女教师”事件折射的是公办院校与社会组织或个人合作办学的乱象，对此更不能停止反思。像博文学院这类独立

学院，应按照教育部2008年出台的《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暂行办法》加以规范调整，或由教育部组织考察验收并核发办学许可证，或申请转设为民办高等学校。据此，博文学院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分设董事长与院长，只是“小打小闹”，更关键问题在于对其办学资质、办学条件进行梳理，明确其身份地位，规范其办学方式。否则的话，这类民办学院可能沦为打着“公益”旗号、实则借办学大肆敛财的商业机构。

陈玲从房地产商转型举办公办院校，这并非不可；只要热心民办教育事业，应当加以鼓励支持。但前提是合规合法，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规办事，这才是对广大学生与教职员真正负责的做法。如今，陈玲虽辞去院长职务，但她如果还是把学校当自己的产业，不尊重教育行业本身的特点，那么无论换谁当院长，也不过是她的“傀儡”。在此之前，博文学院已有过类似教训。

百花奖离奥斯卡有多远

本报评论员
高路



哪个热选哪个，哪个卖座选哪个，这当然也是一种标准，但无疑是最短视的一种做法。

应该在电影界立下口碑的百花奖出人意料地在电影以外刷出了存在感。很多人质疑评奖有内幕，也有人爆了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料。大家将焦点投在各种传言和争议中，参展电影本身的好坏反倒少人关注了。

电影圈里的各种潜规则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听闻。只是，一个当拿电影说话的奖项，占主角的却不是电影，不是演技，而是口水、骂战，多少让人有点悲哀。

电影圈里的事我们原本大可不必较这个真。不管有没有好电影，该评的奖还是得评，你满意不满意，总有冠军出现。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大家排排队，分果果而已。电影这种东西，在不同人的眼里可能泾渭分明。同一部电影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有的人被触动，有的人根本毫无感觉。很多时候，这跟个人的审美情趣、经历有关，跟电影本身的好坏无关。我的经验

是，只要大家说好的东西基本上差不到哪里去，自己喊得最响，动静最大的，往往不如外表那么光鲜，买票进场多半是要后悔的。

公信力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但是清白、公道是最起码的要求。评奖没有绝对的公平，既然制定了一套规则，就得遵守规则，严格按规则办事。输要输得明白，赢也要赢得服气，公平是任何评奖的立身之本，没有了这一点，再多的奖再多的鲜花大家也只是一笑而过。

本届百花奖，选出来的演员都是这几年炙手可热的明星。这倒也没什么，百花奖是由观众评选而非专业的奖项，追随世俗观点，迎合大众审美情趣，也是题中之义。你是好电影，用了这个技能那个效果，用了这个手法那个镜头，没有市场、无人认可，一样白搭。评奖需要在这其中寻找一种平衡，但作为评奖，还要体现出追求，体

现出超越芸芸众生的一种引领意识。

在这一方面，国外有很多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比如奥斯卡，虽然也每年都有争议，每年都有遗憾，在电影史上口碑上佳的《肖申克的救赎》，就曾一奖未得，但它基本上还是选出了当年度最优秀的电影，错过了《肖申克的救赎》，但它没有错过《阿甘正传》，没有错过李安。正因为这样，近百年历史的奥斯卡至今仍身居电影评奖的最顶端。

或商业或文艺，或人性或哲理，世界上很多电影节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找到了自己的叙事方式。相比较而言，哪个热选哪个，哪个卖座选哪个，这当然也是一种标准，但无疑是最短视的一种做法。

更要看到，好电影不是评出来的，而是口碑相传出来的，是一帧帧画面拍出来的，是用匠心磨出来的，而不是靠吹肥皂泡吹出来的，在这一方面，中国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